

“草原部落”黑马文丛 ● 贺雄飞主编

47楼207

孔庆东 著

北大醉侠的浪漫宣言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草原部落” 黑马文丛·贺雄飞/主编

47 楼 207

——北大醉侠的浪漫宣言

孔庆东/著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47 楼 207: 北大醉侠的浪漫宣言/孔庆东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98.12

(“草原部落”黑马文丛·贺雄飞主编)

ISBN 7—5311—3677—5

I. 47… II. 孔…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2678 号

47 楼 207——北大醉侠的浪漫宣言

策 划: 草原部落创作室

著 者: 孔庆东

责任编辑: 扬 清

出版发行: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西护城河巷 30 号 (010010)

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兴谷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311—3677—5/I·190

定 价: 20.00 元

酋长话语

我愿意宽容何清涟，并积极帮助治疗她，并不惜像“胡屠户”抢救疯范进一样，忍痛狠打一巴掌，促其尽快清醒。

——朱健国

草原部落杀出的第六匹“黑马”，乃北大名教授严家炎先生的博士、钱理群先生的开山硕士，孔庆东君。

这厮系关东大汉，膘肥体壮，侃侃而谈，诙谐幽默，声如洪钟，做朋友令许多热血女儿“真得好想你”，写文章足可以治国齐家平天下。此君于1989年后浪迹天涯三年，到处行侠仗义，指点金庸激扬古龙，粪土当今县太爷。每每若蒙古人般粗犷豪放，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策马扬鞭于贫瘠的中华，引吭高歌欢迎远方的客人，故而江湖人称“北大浪子”、“北大醉侠”。用一位漂亮女记者的话说：“这厮很生猛，却让我们很开心。”

这厮虽有“浪子”之美誉，但多情而不色情，风流而不下流，浪漫而不浪荡，多情只对夫人、风流钟情学术、浪漫直视人生，用一句古诗概括为“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孔君系孔子73代直系传人，已生下老夫子的74代传人，一男婴、腿下有痣，名曰“孔繁润”，乃当今名官孔繁森之堂弟也，颇有来头。庆东兄早年在北大独钟打油诗，与同室三君共称四院诗社之开山鼻祖，名曰“四大天王”。东王孔庆东，西王李万生，南王黄凤显，北王漆永祥，西王以下暂受东王节制。后从师于名教授，主攻现代小说与武侠小说，练就了一副驾驭语言的好身条。文章不仅生动有趣，而且愤世嫉俗，尤其是在《北大往事》

中写了那篇有名的“47楼207”后，其文不胫而走，令无数英雄竞折腰。传媒称之为“继钱钟书以来真正的幽默”，学界誉之为“北大的马克·吐温”，让人好生羡慕。言语似有过分，但在这个平平庸庸的时代，能把平平淡淡的大学生活写得那么好玩，恐难有第二人比肩。正如一位读者所言：“在世纪末的灰暗生活中，当我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之际，幸亏遇到了两位北大才子，余杰让我敢于思考，孔庆东则带给我生活的乐趣。”其实，面对孔庆东的诱惑，任何男人和女人都不能自己。

鄢烈山将杂文写成政论，朱健国将杂文写成人学，余杰将杂文写成散文，摩罗将杂文写成随笔，孔庆东将杂文写成小品，谢泳将杂文写成学术，徐无鬼则将杂文写成哲学。庆东文章的筋骨也是对现实的批判。《燕园梦录》、《风流大寻呼》、《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阿Q的革命》、《毛泽东诗词中的君王意识》等文章，寓庄严于荒诞，寓荒诞于庄严，让人余味无穷。他在《学贯中西和以中贯西》一文中说，钱钟书一直被视为“学贯中西”的顶尖人物，但他自己并不承认是什么“比较文学”学者。实际上，我觉得他的工作并不是“学贯中西”，而是“以中贯西”。全书处处散发着这样智慧的光芒，引发人遥远而真切的理性遐想。

二

下一匹杀出的“黑马”，是著名的杂文家朱健国先生。

健国先生生于伯牙子期相会的汉阳琴台之郊，因而他的“高山流水”演化为“早叫的公鸡”，在杂文界天马行空，如入无人之境。在县城里他杂文七品芝麻官，在省城里他鞭挞藩台大人，在南国他又诘问“文化大师”，永远远近皆攻、四面出击，荷戟独彷徨。他将小说和学术引进杂文，又将杂文写成人学。他反复咀嚼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终于发现，当代中国的症结在于现代化

和伪现代的文化冲突，进而又洞见政客来自文人，君王出于诗词——丑恶的政治其实来自丑陋的文化，于是他又发现了鲁迅的局限，描绘“五四鲁迅”与“左联鲁迅”的分野，寻出杂文的标准“体制外思维”；他又直面当代，解谜张志新，质疑余秋雨，进言巴金，反思牟其中，审视何清涟，把猛攻伪现代化的炮火，延伸向话语霸权的文化传统。尤其是他对《现代化的陷阱》的作者何清涟的审视，推心置腹、苦口婆心，正如他所言：“我愿意宽容何清涟，并积极帮助治疗她，并不惜像‘胡屠户’抢救疯范进一样，忍痛狠打一巴掌，促其尽快清醒。”

朱先生来内蒙时已是深夜，那一夜我们举杯痛饮，他醉了。次日，我们拜访了内蒙的活佛，他问：“官僚见了佛为什么也要下跪？”佛说：“杀杀人间权威的威风。”

如是，健国兄的杂文乃异曲同工之妙也。

三

千呼万唤始出来。每杀出一匹“黑马”，都缩短我的生命。但生命的有效性和无效性区分人生命的质量，黑马的嘶鸣将使我无比欣慰、无限自豪。死亦足矣。

下两匹“黑马”将是现代随笔新三家之一的太原剑客谢泳先生和阴山居士徐无鬼先生，书名为《逝去的年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哲人的蠢话——一个隐者的残稿》，以及“草原部落”野骆驼文丛的六匹野骆驼王彬彬、孙郁、赵牧、潘多拉、王乾荣、孔见喜等合著的《逃生游戏》，望诸位读者先睹为快。

望着冉冉升腾的旭日，草原部落是您永远的恋人。

雄 飞

1998. 11. 12 于呼和浩特“草原部落”

桌面与抽屉（序）

公元 1998 年愚人节前夕，我和一名年轻的北大教授坐在新加坡唯一的华语电视频道前，一边看谢园伍宇娟主演的《疯狂的代价》，一边议论着该国人民的愚昧和麻木。突然毛嘉从英国打来长途，说要一笔勾销他所欠我的大量面包和可乐，理由是我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引起他家婆媳反目，母子不和，夫妻分居，鸡犬同眠。我这才知道，橡子他们编的那本《北大往事》已经出版，而且迅速脱销。我的那篇《47 楼 207》还被转载在《北京青年报》上，一传十，十传百，用毛嘉的话说：“影响极为恶劣。”他还威胁说 207 的众哥们儿要联名上告，“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

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昼夜加班加点，一口气讲完了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文学原理，断然拒绝了乘豪华游轮到公海上去赌博的国际主义热诚邀请，赶在北大百年校庆之前，飞呀飞，飞回了我朝思暮想的伟大的祖国。当飞机进入“平林漠漠烟如织”的神州大地上空时，我想起了大河兄淳朴而深情的河南味儿朗诵：“党是亲娘咱是孩，一头扎进娘的怀……”

回到家，便处理读者来信。接不完的电话，赴不完的约会。许多人追问《狗日的北大》何时出版，有几家出版社跟我联系出书。以前中文系的一些老师也曾劝我把那些东涂西抹的文章集合起来，出本书，说是别有风味。但我自己身处学术界，受毒害颇深，总觉得只有正

正经的学术著作才能叫做书，其他的文章也可以写，但是不能包装起来到处招摇，有点像诗与词，或者是妻与妾的关系。后来听余杰和许知远说，贺雄飞这个人不错，很有现代出版家的文化眼光和魄力胆识，由他来出，不会坏了名头的。我于是利用业余时间，把这些打过的牌重新洗了洗，居然仍有硝烟味存乎其间，所谓“战地黄花分外香”是也。我想，出就出吧，与其留着毒害自己，不如分与瘾君子们同享。培根不是出过一个损招吗：“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被分掉一半忧愁。”那么假如向千百万人倾吐，自己不就一无所忧了吗？怪不得那么多人要当歌星，或者是政治家。

其实这些文字我很不满意，因为它们不是百分之百的我的心声。我所发表的文章，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大都被删掉了。有时就是为了写那几句比较精彩的话，才敷衍成一篇文章的。但编辑的眼睛都是用孔雀胆泡过的，毒得很，一刀子下去，就让你成为司马迁。一开始，我常常悲愤，抗议。次数多了，麻木了，就像司马迁一样，“行若忘，处若遗”。我干吗让人家来费力不讨好地阉割呢？我干脆学习东方不败，“欲练神功，挥刀自宫。”一篇文章写好后，自己先把那些有棱有角的，特别像人话的，能让某些人突然抽筋阳痿脑溢血的，修理修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泡软点儿，按扁点儿，磨圆点儿。于是这些文章既像是我的，又像是别人的；既像哭，又像笑；既像捧，又像骂；既像真，又像假；既像刀子嘴豆腐心，又像口蜜腹剑，绵里藏针。知

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惧怕权贵，粉饰太平。所以这些文字读起来是不太过瘾的，刚刚吊起了胃口，旋即便说：“您的菜齐了。”鲁迅年青时，很奇怪向子期的《思旧赋》，“刚开头却又煞了尾”。后来他明白了，“吟罢低眉无写处”，“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今日的中国，政治上比以前开明多了，一般也不搞什么文字狱，也没有思想罪，但是北大却有那么多的人在写“抽屉文学”，余杰只是他们中的一个突出代表而已。我想，光写“抽屉文学”也不是办法，既没有发挥批判社会的效用，反而落个暗中捣乱的罪名，抓进县里去杀头。人家不看你的文学，只恨你的抽屉。有道是“好话不背人”。我中学时有个同学姓马，一天别的同学在他背后说笑，内容与他无关，他却突然回头，愤怒地质问道：“你们管谁叫马寡妇?!”大家都愣住了，他就这样自己给自己取了个外号。不论北大南大东大西大，马寡妇式的小头目都甚多。所以我主张除了“抽屉文学”之外，还应该有些“桌面文学”。“桌面文学”是一个拼盘，有荤有素，有盐有醋，有人欢喜赞叹，有人仇恨忌妒。但是既已摆上桌面，就不能随便罗织罪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知道那些动不动把人家满门抄斩的人，其实是还不起人家的面包。“桌面文学”的筋骨也应该是批判性，但批判的方式不妨多样化。好比辣味有多种：葱辣嘴，蒜辣心，萝卜专辣舌头根，只有辣椒辣得怪，辣了前门辣后门……

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不满意，但是要做，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本是一种庄严境界，但庄严已被污损得太多，就像我在浙江看到的一座佛寺里，写着“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和“偷税漏税，来世罚作尼姑”。古人早已教导我们，庄严往往隐身在荒诞之中。进一步说，荒诞也是一种庄严。荒诞兮，庄严之所倚，庄严兮，荒诞之所伏。这话一说出来，就没多大意思了。在荒诞的世界里，必须收起你的庄严，才能混进卡夫卡的城堡。但是不要忘了，当你一个人面对上帝时，严肃点！

钱理群老师出版《心灵的探寻》时，在扉页上写着：“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们。”这是一种庄严。鲁迅的《野草》题辞说：“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这是包含了一点荒诞的庄严。中学时有位数学老师爱与学生打排球，每次发球前，他对那球说：“得分去吧！”便一巴掌砍过去，往往真的一球得分。这是包含着庄严的荒诞。我的“桌面文学”则想将上面几种兼而有之，横看庄严竖看荒诞，庄严者看了庄严，荒诞者看了荒诞。人生在世，须如豆腐，方正洁白，可荤可素。去吧，豆腐，连着我的葫芦。

您的菜齐了。

孔庆东

1998年6月写于家中桌面

目

录

第一辑 野腔无调

毛嘉去伊朗游学一年，我送他一首《满江红》：“小小毛嘉，有几个风流宿愿。一心想，天鹅落地，蟾蜍赴宴。月下联诗惊浴女，花前赏景闹娇喘，更那堪湖畔共吟书，声声软。人之出，性本乱，学外语，吃洋饭。望长城内外，行尸百万。孽畜洗衣真费水，瘟鸡中暑鸡生蛋。待何时还我面包来，年年盼。”

——《47楼207》

47楼207	(3)
北大情事	(18)
四院诗社成立宣言	(33)
燕园梦录	(35)
风流大寻呼	(55)
第一集 孔夫子出书	(55)
第二集 王昭君出塞	(62)
第三集 诸葛亮出山	(70)
第四集 杨贵妃出奔	(79)
恭贺钱理群老师六十寿辰	(90)
看月	(93)
咋教育孩子	(95)
厨师与餐师	(97)
燕园血	(99)

老钱的灯	(104)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106)
新加坡印象	(113)

第二辑 指鹿为马

我不赞同把诗人的自杀一律说成“殉诗”，正像不能把烟鬼跳楼一律说成“殉毒”，不能把妓女上吊一律说成“殉嫖”。请诗人原谅我粗鲁的类比，其实换一种说法也可以，例如鲁迅说战士也性交，但不能因此就奉为性交大师。

——《生命失败的微妙》

蔡元培的矛盾	(125)
庄严的荒诞	(130)
栾平的悲剧	(134)
生命失败的微妙	(137)
第三种人的杂音	(142)
也有风雅也有俗	(144)
也无风雅也无俗	(146)
无我之恨	
——《遍地风流》一读	(149)

第三辑 华山混剑

金庸站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来描绘他笔下的芸芸众生。读他的作品，使人有时心如湍雪，昂扬奋发，有时掩卷深思，三月不知肉味。

——《金庸的雅文学意义》

金庸的雅文学意义	(157)
金庸情语赏析	(160)
《连城诀》回评	(167)
金庸小说的文化品位	(174)
金庸小说的民族意识	(186)

第四辑 艺苑走笔

钱钟书一直被视为“学贯中西”的顶尖人物，但他自己并不承认是什么“比较文学”学者。实际上，我觉得他的工作并不是“学贯中西”，而是“以中贯西”。

——《学贯中西和以中贯西》

阿 Q 的革命	(201)
毛泽东诗词中的君王意识	(207)
文化不能沦陷	(216)
分配狂想曲	(222)
黄黑红	
——中国电影的视觉复苏	(225)
蓬山此去无多路	
——品《寻找那只小鸟》	(228)
重读《顽主》	(233)
勇士如云唱大风	
——评《精神的魅力》	(235)

学贯中西和以中贯西	
——读《谈艺录》偶感	(238)
浪子笔下的浪子	
——读仲昭川《漂人》	(240)
躁热的美神	
——读钟海城《三美神》	(244)
可笑的试验	
——读《人是太空人的试验品》	(248)
闲话《启明星》	(250)
你别无选择吗?	(253)
二森之死	(256)
日暖长虹落	(258)
文学中的资本家	(261)
纯洁的生命诗篇	(263)
游戏审判官	
——看《海马歌舞厅》	(268)
透明的汪国真	(270)
日本建筑与文化漫议	(272)
乡土文学的失落情结	(275)
恐怖不是战斗	(280)
“五四”何罪?	(282)
腐败的旧诗体	(285)
时髦与风骚	(288)
文学中的痞子	(291)
王瑶先生学术精神的启发	(293)

第五辑 道貌岸然

在那个惊心动魄的春天，海子率先完成了自己。10个星期以后，骆一禾的生命竟也在儿童节的前夕，化成最后一束五月的鲜花。毛泽东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鲁迅说：“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但这两句话，正是在纪念两个不朽的灵魂时所说的。

——《鲜活的恐惧》

高考制度之我见	(301)
不识菜谱为哪般	(303)
灵魂工作者还能逮着老鼠吗？	(305)
知识还在，力量呢？	(308)
侠之大者，钱理群	(310)
老与魂	(315)
大雅不是俗	(317)
易子而食与易子而仕	(319)
不要蒙住学生的眼睛	(321)
我的健身法	(323)
混元霹雳手——游侠张颐武	(325)
赈灾岂止在捐献	(327)
武侠讲座弁言	(329)
一本挂历	(331)
鲜活的恐惧	(333)
缅怀激情年代	(336)
假如没有电视	(339)

玄学与科学	(341)
净土红尘	
——《90年代高校文化巡礼》序	(343)
一场没有句号的辩论	(349)
等待	(351)
石家庄的时间	(353)
遥远的高三·八	(355)

第一辑 野腔无调

小文的“保留女”中，有一位叫倩倩。倩倩的男朋友阿喜就住在我们对门的宿舍，人很不错，以前也常与小文开玩笑。可是因为倩倩，二人半真半假地成了情敌。本来小文只是嘴上胡乱叫叫，压根儿离倩倩十万八千里。阿喜也知道小文的毛病，但自己的女朋友被别人躺在床上乱叫一气，而自己因为是真的男朋友反而不敢乱叫，这实在让人憋气。二人于是发生过口角。

——《北大情事》

今即以此四君为四院诗社之开山鼻祖，故名曰四大天王。东王孔庆东，西王李万生，南王黄凤显，北王漆永祥，西王以下暂受东王节制。四天王共奉张打油、李钉铰为左右护法，遥尊伏羲、女娲为太上真君。

——《四院诗社成立宣言》